故乡月光

贾富彬

不知道从何时起,城里只有月亮,没有了月光。

网上说,今年中秋节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而且是月亮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所以中秋之夜8点左右,我特意到阳台上看了一下,月亮刚升到聊城大学的一栋楼顶,两盏路灯特别亮,月亮没有一点动静。客厅与外面是两个世界,两个男孩一会儿爬沙发,一会儿站到椅子上,让大人应接不暇。晚上9点多的时候,我得空打开一瓶12度的酒,急匆匆喝了一杯,吃了半块月饼,领着两个孩子到阳台,隔着玻璃窗对着月亮背了两遍“举头望明月”,这个节就算过去了。

晚上10点左右躺在床上,我从微信朋友圈看到季羡林先生的《月是故乡明》,纳闷自己为什么没有过节的感觉,不甘心地起来又去阳台,想找到中秋佳节的感觉。月亮已经到了半空中,依然是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这时,我突然想起故乡的月亮,非常想念少年时的月光。最美最亮的月光,曾经出现在没有路灯的村庄。

故乡的月亮像一盏灯,一盏很亮的灯,近处远处的房屋、树木都照得很清楚。树上的鸟窝很多,树枝随着微风摆动,映到地上的影子黑亮,粗粗细细的线条,像精心涂抹的流动的水墨画。

有月光的晚上,是孩子们的天堂。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追着月亮玩,人走,月亮也走,人走,影子也走。月光下一个人踩着自己的影子玩,一踩好多年,直到把童年踩成了少年。成年后第一次听到一首歌唱“月亮走,我也走,我送阿哥到村口”,就知道词作者只想着浪漫,忘记了常识,应该是“我走,月亮也走”。

两三个人的时候可以捉迷藏,一个人藏,其他人找。残垣断壁墙头边是藏不住的,月光太亮了,小孩子的眼睛望过去和白天没有什么不同。村里有很多庄稼秸秆垛——麦秸秆垛、玉米秸秆垛、高粱秸秆垛、花生秧垛,掏一个洞,藏进去,很难被发现。几个人都认为找不到的时候,就喊藏起来的人出来,另外一个人再藏。一次次藏,一次次找,乐此不疲。玩到深夜,开始陆续有家长,多数时候是母亲喊自己的孩子:“某某,回家来——”“来”字音拖得很长,在寂静的月色中传得很远,听到呼唤的孩子们意犹未尽地分别往自己家走去。

小伙伴多的时候可以做游戏。春天的晚上,月亮是温柔的,风是凉爽的。印象最深的是有十几个人的时候,分成人数相等的两个阵营,面对面相距有二三十米,本队的人手拉手站成一排。甲队的人先喊:“柳树头,一个眼,您那营里紧俺捡。”也有的喊:“柳树头,砍菜刀,您那营里紧俺挑。”乙队的人接话:“捡(挑)谁吧?”“捡(挑)某某。”月光下,被挑的人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最薄弱的地方,快速跑步过去,用力冲两个人牵着的手。如果冲过去了,就领甲队一个人回到乙队。如果没有冲过去,这个人就留在甲队。直到一个队剩下一个人,大家一起喊着“喝老鼠油”涌向他,推他、拍打他,当然不会太用力。2020年的时候,济宁歌手张卫推出了一首歌叫《机器灵,砍菜刀》,很多场景勾起了“60后”“70后”的许多回忆,最后一句“机器灵,砍菜刀,您那边里紧俺挑,挑谁吧,挑、挑,挑的那个人已经回家了”唱哭了很多人,哭时光不再,哭青春不再,哭月光不再,哭曾经一起在月光下玩过、一起走过的人已经不在了。

月光下可以做农活。夏季的夜晚是清朗的,月亮也格外明亮。小学初中时,有月亮的晚上,跟着父母割过小麦,因为晚上比较凉快,麦芒扎在胳膊上,也没有白天痒疼。摘过棉花,月光照在棉花地,一朵朵棉花变成了盛开的鲜花。半夜时分,收获的庄稼装上地排车,父亲拉着车,母亲推着,我跟在后面。母亲问我累不累,我盯着月亮上的桂花树没有回答。母亲接着说:“如果觉着干活累,就好好上学。”十多年前村子划归开发区,土地被租用建了厂房,回老家时看到家里人和村里人都不用再种地,心里很高兴;看到周边村种庄稼的已经半机械化,感觉很欣慰。唯一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看到农村的变化,他已经去世27年了。如果还健在,我想陪他看看聊城的月亮,陪他喝点酒,抽支烟,让他吃一整块的月饼。他活着的时候,中秋节晚上母亲把几个月饼分别切成四块,父亲总是只吃一小块。

月光下可以做针线活。母亲、大娘在农闲的晚上,坐在院子里,纳鞋底做全家人的布鞋,缝缝补补。没有电灯的时候不舍得点煤油灯,有电灯后不舍得用电。我坐在门槛上,翻开课本轻声背诵,月光洒在书上,每个字都很清晰。大娘说:“富彬学习从来没有让大人催过,以后肯定能去城里上班。”我参加工作单位分房子后,让堂姐带大娘来过一次济南,在我家住了两天。家和单位在一个大院里,我让大娘去我办公室看了看,大娘用衣服抹着眼泪说:“你大大(父亲)没福,我都来济南了,他没有来过就走了,你看这楼多高多好!”大娘比父亲晚去世20年,最初葬在山东单县,去世三周年的时候,家在江苏昆山的几个堂哥把她接到了昆山,与大爷葬在一起。昆山很富,几个堂哥家生活都很好,大娘应该很满足很幸福。七年多过去了,全家人依然很怀念她。

月光下可以露天睡觉。晚风把白天的酷热吹走了大半。房间里仍然很热,我和弟弟把席子铺在院子的地上,躺下看着月亮,想着嫦娥和玉兔的故事。月亮四周星星很多,从东到西,从东南到西南,从东北到西北,都是成片成片的星星,密密麻麻,亮晶晶的星星一闪一闪,真的会眨眼睛。不时会有流星划过,偶尔还能看到流星雨。小时候没有听说过“对着流星许愿很灵”,看过几百次流星,一次愿也没有许过。长大后听说了这句话,却再也没有见过流星,星星也很少见了。前几天空气质量“优”的情况下,我特意数了数天上的星星,只看见六颗。时光仅仅过了二三十年,满天繁星、星空、星河、银河都看不到了,牛郎织女、北斗七星也看不见了。现在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满天星斗”“群星闪烁”“众星拱月”“星光灿烂”,写作文也用不到这些词语了。

年少时在月光下睡觉,有时候一觉醒来,感觉口渴,就去厨房前的水缸里盛凉水喝。水缸里有一个圆圆的月亮,用碗舀水,打破的月亮变成了发光的涟漪,不一会儿又恢复为月亮。水缸里的水是父亲从村中心的井里挑回来的,一般一缸水可以用两天,不用担心凉水会变质喝了会生病。

秋天的月亮皎洁如水,纯净如清水洗过一样。有时候月光像水银,从房顶上沿着瓦片缓缓地淌下来,从树梢顺着树枝树叶流下来。有时候月光像薄雾,朦朦胧胧。几只大雁飞过,声声鸣叫划破天际,与风中飘飞的黄叶诉说着别离。最喜欢在这样的晚上去邻村看露天电影,回来的时候月亮悬在头顶,乡间小路像蒙上了一层纱,又像撒上了一层沙。高粱叶、玉米叶上挂着露珠,晶莹欲滴。花生叶上的露珠最多,像一只只眼睛,与天上的星星对望。不知名的昆虫在草丛里浅吟低唱,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家中。

冬天的月亮,清冷中泛着寒光,冷月无声。透过挂着几片枯叶的树枝望去,鸟窝里已经没有鸟了,月亮显得更大更亮更白。最白的是大雪过后的月亮。那个时候经常下雪,一个冬季可能下五六次大雪,房顶上、树上、院里院外,目光所及都是厚厚的积雪,把月光反射得亮如白昼。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夜里,母亲把我喊醒了,说外面天都亮了,该起来上学了。我刚穿好衣服,邻居同学就来喊我去上学。当时家里没有表,也不知道几点。我俩走到村外,可以看到一里外的学校的房子。积雪很厚,没过了膝盖,刚走几步棉鞋里就灌满了雪。深一脚浅一脚,好不容易到了学校,发现没有一个同学和老师。我俩进了教室,点上自家用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开始学习。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只知道过了很长时间,才陆续有同学来校。

最亮的月光,曾经出现在没有路灯的村庄。

最美的月光,一直在那没有路灯的故乡。

(作者单位: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小案非小事

刘哲

案子分大案、小案。

有些大案会集全省全市司法机关之力,不惜成本要把案子办好。这些案子影响很大,也非常复杂,为社会广泛关注,很多司法官都愿意参与办理一些这样的案件,因为立功受奖的机会多,即使啥也没有得着,只是把这些案件写到自己履历中,就是与有荣焉,就会显得自己高人一等。

相反一些小案,很多司法官都不太愿意办,感觉没有技术含量,平平无奇,没有任何社会影响,即使办几百件几千件,感觉也没有什么大用,甚至都不如别人办一件大案子有用。因为这些案子说出去没人知道,就连自己过几年都记不住了,它们太普通、太平常,也没有成就感。于是,长期办这些小案子的司法官就感觉自己的职业生命在被消磨,没有得到重视,志气消沉,容易产生职业倦怠。

这种职业倦怠和消沉的工作态度,就容易不太把这些小案当回事,或者只是当作一些小事。这不仅仅是他们,也包括他们的同事和上级,也很容易把这些小案就当作一些小事,一些司法工作中的小事。

当然,这个小事是与大案的大事相对比而来的。对于这些小案-小事,就不应该分配过多的资源和精力,而是应该用更少的司法人力来办这种小案,从而腾出人手来办理那些大案-大事。这似乎是一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司法资源配置方式。只是这种方式越来越极端,大案-大事所消耗的资源可以无限大,而小案-小事可以分配到的资源就接近无限小。小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达到无暇思索的程度,稍微停留思考的时间都没有。

据说某些轻罪办案组年办案量已经达到500件,有些人可能以为这是大要案办案组办案量的10倍,那就错了,极端的情况是可能达到50至100倍。也就是说办50至100件小案才相当于办一件大案,当然这不是特别大的大案。这还没有比较轻罪办案组与大要案办案组的人数,如果是人均办案量的话,那比值就有可能达到500倍。似乎太夸张了,可这是事实。

我想说的是,其实小案并不是小事,对当事人及其家属来说都是天大的事。而且小案往往关乎民生,就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边,是我们最能直观感受到的案件,比如盗窃、危险驾驶、故意伤害等等,这些案件占据了一半以上办案量,它们的处理直接关乎公众的正义观感。

大案很大,很重要,但往往与公众的距离比较遥远,而且发案的比例很低,很多公众不能直观感受到。但是这些小案就是我们自己和家人可能遭遇到的事。即便我不是行为人,也可能成为被害人。

由于有些经济的、社会的机制还不健全,可能存在一些道德陷阱,让我稍不注意就可能陷进去,就可能成为罪犯。或者即使我自己很注意,我也不能保证我的家人和朋友都能够那么注意,稍不留神就进去了。

家里有一个人进去了,你说这个家着不着急?不但是直系亲属,就连稍微远一点的亲属都跟着着急。因为身边的一个人出事我们都会感觉到,法律的触角已经伸到我边上来了,下一个就可能是我了。

虽然我感觉我一直是一个守法公民,但是那个进去的老张原来听说也是一个守法公民啊。平时不遭灾、不惹祸的,为什么他会出事呢?想不明白。如果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出事,就必然想不明白自己如何能够避免不出事。这就是一种命运相关性,身边人更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觉。

如果我们把这些小案当作小事简单处理,很多细节并没有搞清楚,就可能产生一些小冤案、小错案、小机械执法的案件。这些案件虽然有问题,但由于案件影响较小,关注度较低,刑罚较轻,因此纠正起来更加困难,从而也就更加不容易纠正。这就意味着,小案不认真处理就会增加错误率,而错误率必然影响公信力。

老张身边人是了解老张的,知道他可能是被冤枉的。老张出事的时候可能有目击证人,有了解案情的人,他们的家人和律师也会帮助他收集相关的证据,这些证据可能帮助证明老张的清白,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时间耐心倾听,必然增加犯错的几率。当然很多时候这个错,也未必是是与非那么明显的问题,未必是完全搞错了,但是处理时可能把握得没有那么好。不少轻微案件都是事出有因,都有一些虽然法律没有依据,但是生活有依据的合理化理由,这些理由如果你认真倾听是说得过去的,是可以进行宽缓处理的。

但是认真倾听需要时间,如果你每年要办500件案件,每个工作日平均要处理2件案件,每个案件的处理时间只有个把小时,那么,你很难愿意对一件案件付出超过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肯定不愿意在提讯的时候多问一问。对于这些小案,你更加懒得找相关的证人和证据进行核实。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其做法很多时候就是尽量忽略案件的特殊性,忽略任何辩解的理由,尽量地进行模式化、公式化的处理。你没有时间听嫌疑人多说一句,你的这种急吼吼没有耐心的态度,让嫌疑人能够感受得到。通过嫌疑人,其家人和朋友都能够感受得到。即使这个案件最终能够判决有罪,也没有翻案,但是在被告人心里边留下的结是解不开的。

那些大案子当事人的人生是人生,这些小案子当事人的人生也是人生。

小案子现在正在被当作小事,被分配的处理时间一减再减。

而大案子被当作大事,所获得的时间和资源无限增大。

虽然在经济学上有一些道理,但是其实这个道理可能被误读了,他们忘记了边际递减问题,大案子给的资源多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意义了。

一个案件想要处理公正,应该有一个最基本的时间保障。比如提讯不应该短于多长时间,对于嫌疑人提出的辩解应该认真核实,涉及证据应当进行必要的复核和补充,与当事人沟通应该有必要的耐心,不应让当事人有不耐烦的感觉。

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最基本的公正和公平,应该为案件划定最基本的时间保障和程序性保障,而不能无限地压缩。每个司法官的案件负荷不能超过多少,也必须确定一个最高标准,不能无限增加。

相反,大案子虽然很重要,但也不能无限地投入司法资源,而应该讲求一个基本限度,从而为小案子保留必要的司法资源。

小案绝不是小事,因为公正没有小事,关乎别人的人生不是小事,涉及绝大多数案件的公正问题更不是一件小事。近年来出现的机械执法,很多时候是被无限提高的效率压力催逼出来的。

给小案以必要的时间,把小案当作一个事办,将有助于改善公众的正义观感,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塞外温度

那伊莎

秋尽冬来,塞外河北张家口已是寒风凛冽、瑞雪皑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漫步在校园里的大学生们,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小建(化名)那眼含热泪的模样。

那是初秋的一个夜晚,山城张家口的风已有了习习寒意。19岁的小建无证驾驶二轮摩托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因观察不周,迎面将在机动车道上逆行的小兵(化名)撞倒。看着躺在血泊中的小兵,小建慌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与救护车一起去了医院。小兵最终因抢救无效死亡。经认定,小建承担此次事故主要责任,小兵承担次要责任。就这样,35岁的智力二级残疾人小兵离开了人世,19岁的小建从大一新生变成了犯罪嫌疑人。案发后,小建一方同小兵的父亲达成了赔偿协议,赔偿金7万元,小兵的父亲为小建出具了谅解书。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初翻卷宗,我的内心第一时间考量的已不仅是主观证据、客观证据,更多想到的是刚步入大学校门的小建该如何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变故?小兵的父亲面对空荡荡的家又该如何继续生活?两条鲜活的生命,以如此悲剧的身份站在天平的两端。我陷入了深思,该如何抉择?

我们办案组一行三人驱车来到位于市区50公里外的小兵家。那是村里为数不多的没有院墙的房子,映入眼帘的是外墙丝毫没有装饰的窑洞,院内散落着各类农具。一位面容憔悴的老人坐在门口晒着太阳。驻足看去,仿佛是一段画质并不清晰的纪录片,岁月的沧桑尽然写在他的脸上。老人知道我们因何而来,蹒跚进屋邀我们坐下后说道:“我拿到赔偿款了,我的孩子命太苦,生来就是残疾人,我们爷俩这些年过得不容易,走了托生个好人家,也算好吧……”他嘴上虽这样说着,但我依然听到了哽咽的声音,看到了他脸颊上的泪水。当我问到是否谅解小建时,老人说:“我认得这孩子,出事后在医院忙前忙后,家里也不富裕,7万元虽然不多,但拿得也不容易,你们就别追究了。”回答意外地平静,却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内心。失去独子的七旬老父亲是如何与残酷的现实和解,才会这般坦然地谅解肇事的孩子……

与老人道别后,我们又驱车赶往小建居住地的村委会。通过村干部,我们了解到,小建的父亲早些年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小建的母亲常年患病,靠每日在砖场打工才把小建送进大学校门。几天后,我们收到小建所在学校寄来的小建在校表现材料。材料描述的他是一名品格端正、为人善良、热爱学习的学生。可讯问时,我们看到的却是眼神里布满惶恐的小建。对于犯罪事实他供认不讳,边说边流着眼泪,嘴上一直重复着:“如果我当时看得仔细点儿就不会撞上了……是我的错,对不起,太对不起了……”

坝上神韵 靳鹏飞摄影作品

我感受到了小兵父亲痛失独子后的无奈与宽容,也体会到了小建出事后的悔恨与不安,同时也体会到两个家庭的不幸与生活的艰辛……人性的温度和人生的艰难同时跃入我的心间。在办好案件的同时,能不能通过司法救助给小兵的父亲一些慰藉,能不能对小建依法从宽处理作出相对不起诉?

综合审查全案证据后,我们认定小建的行为涉嫌交通肇事罪,但鉴于小建具有自首情节,案发后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且认罪认罚,立足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拟对小建作相对不起诉。为此,我们召开听证会。与会的人民监督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均同意我们的相对不起诉意见。在我们将案件线索移送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后,控申部门为小兵的父亲申请了4万元的司法救助金,痛失爱子的老父亲得到了法律的抚慰。

案件办结后,我们还通过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与小兵父亲所在的村委会建立联系,了解到小兵家已经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的家庭。经过我们进一步沟通,村委会表示会持续关注小兵父亲的生活,适时提供帮助和照顾。从定性到量刑,是案件的纵向剖析,从公开听证到启动司法救助是案件的横向延伸。立体化的办案模式,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当事人满意。

当我们对小建宣布不起诉决定后,小建瞬间红了眼眶。母子二人不断地向我们鞠躬,不知说了多少声“谢谢”。一场变故,令小建比同龄人多了一段昏暗的经历。不起诉决定的宣布对于小建来说,无疑是阴雨连绵后的一束阳光。拿着不起诉决定书的小建欲言又止,最后轻声问道:“检察官姐姐,我还能上学吗?我以后想参军,还可以去吗?”感受到他的顾虑和担忧,我随即对小建开展心理疏导和释案说法。临走时,小建说:“谢谢检察官姐姐,我会珍惜这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以后再也不会触犯法律了。”这一刻,我如释重负,也切身体会到了“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在现实中的意义。

一天清晨,小建的母亲给我们送来了锦旗,锦旗上“秉公执法彰正义,司法为民促和谐”的大字,正是对我们的认可。交谈中得知,小建已重返校园,他的人生终于重新启航了。那天清晨的阳光格外明媚,我们身上的检察蓝也分外夺目。站在打击犯罪第一线的我深切地体会到,我们手上的光亮,不仅能驱散被害人心中的阴霾,也能点亮那些还有挽救可能、暂时身处黑暗的涉案人的未来。

手机里突然传来一条短信:“检察官姐姐,祝您工作顺利!请放心,我会引以为戒,努力加油的!”确实,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还是别人的人生,相信这份检察温度会伴小建奋勇前行……

虽是冬天,我却仿佛看见了春天,相信明年的春天会更加灿烂。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人民检察院)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记忆三部曲

汤丹

天上的云

她是爱美的姑娘
时而梳着卷发
时而蒙上面纱
她有太阳送的镶金边裙子
月亮给的银白色衣裳

偶尔闹点小脾气
眼泪也像钻石一样漂亮
她是真正的公主呵
不用害怕十二点钟声的敲响

也偶尔成魔,黑气弥漫
带来丰沛的降水滋润大地
那是眼泪吗
伤心得大雨滂沱

下雨了

天黑着脸
喘着粗气
仿佛是倔强的天使
呜咽着不肯哭泣

那一幕天地色变的风景
如闪电,如雷鸣
荡涤云海中的沙滩、礁石的污迹

后来风来了 风来了
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让天上的星星
落入你我的心里

萤火虫

什么是夜的精灵
什么是洒在地上的星星
是越来越多的霓虹灯光
还是黑暗中御风而行的微光

也许,你没见过流萤漫天
也许你对它早已遗忘
可它却以爱的名义
始终默默地
把夜空点明

是的,“你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
但一切宇宙的光芒
都与你浑然一体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检察院)

一树一天堂

美谕

一个个鸟巢布满树冠
四百年来
白鹭、苍鹭、喜鹊、乌鸦……
在观文的永安有一个温暖的家
那是千鸟湖水库旁的沙泡树

分层而居
各安其所
一夫一妻筑窝
三五成群结伴
环湖,绕山,展翅飞翔
欢愉,觅食,繁衍生息

百鸟争鸣
天堂的吉祥
感动周围的村民
树成了世代离不开的犁膀

独树成景,独木成林
遥望文昌阁,二宝归心
崛起的湖畔民宿
让更多人会相信守护的力量

百鸟朝凤
泱泱华夏谱新曲
天地同心
共同命运树天堂

(作者单位: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检察院)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1.00元 全年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61号)